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，散文，現代詩歌，古典詩詞，曲藝雜談，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煙圈裡的人生

孫守軍

在時光長河中，我總習慣於偏坐一角，閒暇這余，輕輕點上一支煙。剎那間，那裊裊青煙似掙脫了束縛的精靈，在空氣中肆意地舒展、翻騰，幻化成一個個縹緲空靈的煙圈。每一個煙圈，都宛如一段被歲月精心塵封的故事，帶著時光的溫度與厚度，在空氣中悠悠訴說著人生的百態千姿。

我微微眯起雙眼，輕吸一口煙。那辛辣與醇厚交織的滋味，如同一把細膩的刷子，在舌尖上輕輕掃過，而後順著喉嚨緩緩滑入肺腑，帶來一種難以言喻的慰藉，彷彿將內心的疲憊與煩憂都一併驅散。接著，我緩緩吐出煙圈，看它悠悠地飄蕩，似夢似幻，如同一幅緩緩展開的水墨畫卷。

最初的煙圈，圓潤而飽滿，恰似人生最初的那份夢想。那時的我們，恰似春日裡剛剛破土而出的幼苗，懷揣著對未來的無限憧憬與渴望。世界在我們眼中，是一幅絢麗多彩的畫卷，充滿了無盡的可能與希望。我們渴望在人生的舞台上盡情綻放光彩，成為那顆最耀眼的星，去追逐那遙不可及卻又無比誘人的夢想。我們堅信，

只要努力拚搏，就一定能夠實現自己的目標，收穫成功與幸福。那時的夢想，純粹而美好，沒有絲毫的雜質，如同清晨荷葉上滾動的露珠，晶瑩剔透。

然而，時光的車輪不會永遠停留在美好的瞬間。煙圈在飄蕩的過程中，會漸漸變薄、變淡，形狀也開始扭曲變形。這就如同人生，在現實的洪流中，我們總會遭遇各種挫折與磨難。那些曾經的夢想，在歲月的無情打磨下，或許會變得模糊不清，甚至支離破碎。生活的壓力如同一座無形的大山，沉甸甸地壓在我們的肩頭，讓我們喘不過氣來。工作的失意，如同陰霾籠罩的天空，讓我們看不到前方的光明；情感的挫折，如同鋒利的刀刃，在我們的心上刻下一道道深深的傷痕；家庭的瑣碎，如同無休止的喧囂，讓我們的內心疲憊不堪。我們在黑暗中徘徊，迷茫而無助，如同迷失在茫茫大海中的一葉扁舟，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裡，不知道該如何繼續前行。

有時，一陣微風輕輕拂過，煙圈會被無情地吹散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這多像人生中的那些意外變故，一場突如其來的

疾病，如同暴風雨般襲來，將我們原本平靜的生活攪得一團糟；一次意外的失業，讓我們失去了經濟來源，陷入了生活的困境；一段感情的突然終結，讓我們的世界瞬間崩塌，陷入了無盡的痛苦與絕望之中。這些意外，無情地擊打著我們脆弱的心靈，讓我們精心構建的生活，在瞬間崩塌，所有的努力和付出似乎都化為了泡影。我們痛苦、絕望，甚至開始懷疑人生的意義，不知道自己為何要承受如此多的苦難。

即便如此，我們依然要咬著牙，在廢墟中重新尋找希望，重新搭建屬於自己的生活。因為，即便煙圈會被吹散，它也曾在此世間留下過短暫的痕跡。人生亦是如此，無論遭遇多少困難與挫折，我們都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了屬於自己的印記。那些奮鬥的日夜，如同夜空中閃爍的繁星，照亮了我們前行的道路；那些歡笑與淚水，如同生命樂章中的動人音符，奏響了我們人生的旋律；那些愛與被愛的瞬間，如同冬日裡的暖陽，溫暖了我們的心靈。這些美好的回憶，將永遠銘刻在我們的心中，成為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財富。

我靜靜地凝視著那漸漸消散的煙圈，思緒如同脫韁的野馬，飄得很遠很遠。我想起了那些曾經一起並肩奮鬥的朋友，如今已各奔東西，為了生活而奔波忙碌。我們在不同的城市裡，經歷著不同的人生，但那些一起度過的青春歲月，卻如同璀璨的星辰，永遠閃耀在彼此的心中。我想起了那些逝去的親人，他們的音容笑貌依然歷歷在目，彷彿從未離開過我們。他們給予我們的愛與關懷，如同溫暖的陽光，照亮了我們成長的道路。我想起了自己走過的路，有平坦的大道，也有崎嶇的小路；有歡笑，也有淚水；有成功，也有失敗。每一段經歷，都是人生的一筆寶貴財富，讓我變得更加成熟、堅強。

人生就像這煙圈，充滿了變數和未知。我們無法預知下一個煙圈會是什麼形狀，也無法預知人生的下一站會是哪裡。但正是這種不確定性，讓生活充滿了驚喜和挑戰。它讓我們在面對困難時，不會輕易放棄；在面對挫折時，能夠勇敢地站起來；在面對未知時，充滿了好奇與期待。

當最後一絲煙霧消散在空氣中，我輕輕掐滅了煙頭。我知道，人生不能總是沉浸在回憶和幻想中，無論過去的煙圈是美麗還是破碎，我們都應該勇敢地面對現實，珍惜當下。因為，每一個新的瞬間，都有可能誕生出全新的、更加絢爛的煙圈。

我站起身來，迎著微風，向著遠方堅定地走去。心中不再有迷茫和恐懼，因為我知道，人生的煙圈還在繼續，而我，將用心去書寫屬於自己的精彩篇章，讓每一個煙圈都綻放出獨特的光芒。

守好心中那方硯

童恩兵

一方端硯，素面無紋，磨墨時輕轉墨錠，墨香清淺，暈開的墨色濃淡相宜，方為書寫佳境。若貪多添墨，墨汁淤塞硯池，漫出硯台，反倒污了宣紙，亂了筆鋒。這是舊時私塾先生教我的道理，年歲漸長才懂，這方硯台，藏的何止是筆墨的分寸，更是人心與行事的規矩。

清代書畫家金農，一生布衣，不趨炎附勢，不貪非分之財，唯愛硯台與筆墨。他居揚州時，家境清貧，卻守著一方祖傳的端硯，每日磨墨作書，賣畫為生。有鹽商慕其名，願以百兩黃金求他一幅畫，還附贈一方雕龍描金的名貴硯台，只求他在畫中題上鹽商的名號，為其撐場面。金農看了看那方雕飾繁複的硯台，又掂了掂百兩黃金，只是淡淡道：「我這方粗硯，磨了幾十年，墨色合心，換了貴物，反倒寫不出字了。」說罷便婉拒了鹽商。

有人勸他，何必跟銀子過不去，金農卻指著案頭的硯台說：「硯台小，盛得下墨，盛不下貪心；人心窄，守得住分寸，才守得住本心。」他一生守著那方粗硯，筆墨間儘是清剛之氣，終成揚州八怪之首，其畫作與風骨，至今為人稱道。

守得住硯台的分寸，便是守得住行事的底線。這道理，古往今來，不少人懂，卻也有人偏要越界。晚清的和坤，天資聰穎，初入仕途時也曾清廉自持，深得乾隆信任。可他後來手握重權，便忘了初心，嫌俸祿微薄，嫌賞賜不夠，總想著將天下財帛盡歸己有。

他收受賄賂，結黨營私，家中藏金無數，珍玩遍地，比皇宮還要奢華。他就像那不知足的磨墨人，一味添墨，不顧硯池大小，最終墨汁漫溢，污了自身。嘉慶帝即位後，和坤被抄家賜死，一生貪念，終成泡影，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。

那滿室的珍寶，不如一方清硯，能讓人留得身後名。

人心如硯，容量有限，盛得下清歡，便盛不下貪念；守得住分寸，便守得住安寧。古往今來，但凡活得坦蕩、行得端正者，皆是守得住心中硯台的人。

蘇軾一生顛沛流離，屢遭貶謫，卻始終守著心中的分寸，不貪權貴，不謀私利。他在黃州時，躬耕東坡，粗茶淡飯，卻能寫出「一蓑煙雨任平生」的豁達；在杭州時，修蘇堤，治西湖，一心為民，不求回報。他的心中，那方硯台始終清淺，墨色淡然，故而筆下有山河，心中有天地。

反觀當下，我們身處繁華世間，誘惑比古時更多。有人追名逐利，嫌日子過得平淡，便想方設法鑽空子、謀私利，忘了做人的根本；有人手握一點權力，便飄飄然，將公權化作私器，為自己謀好處，最終摔了跟頭，悔之晚矣。他們就像磨墨時失了分寸的人，只顧著添墨，卻不知硯台早已盛不下，墨汁漫出，不僅污了自己，還壞了週遭的一切。

其實，每個人的心中，都有一方屬於自己的硯台。這方硯，是做人的底線，是行事的規矩，是心中的敬畏。

它不必雕龍描金，不必名貴珍稀，只求清爽，分寸得當。磨墨時，少添一點，墨色勻淨，方能書寫出堂堂正正的人生；做人時，少貪一點，心無雜念，方能行得穩、走得遠。

一碗粥，夠暖腹便好；一杯茶，夠清心便罷；一生路，夠坦蕩足矣。守好心中那方硯，不貪多，不越界，磨心磨性，守分寸，知敬畏，讓心中的墨色始終清淺相宜，方能在此世間，寫就屬於自己的清歡與坦蕩，不負此生，不負本心。

廚房裡的春天

徐成龍

從鄉下的老家風塵僕僕回來，走進廚房，一朵金燦燦、亮閃閃的菜花出現在我的眼前，讓我驚喜不已，旅途的疲憊消失殆盡。

青菜是上幾天從熱鬧的菜市場買的。賣菜阿婆的竹筐裡堆著許多翠綠的青菜，葉片上凝著晶瑩的晨露，根須還沾著褐色的泥土，彷彿帶著春意剛從地裡拔出。我挑選了最壯實的一株青菜，興高采烈地帶回家，隨手放在廚房裡的一角。沒想到，我有事去了鄉下老家，青菜存放了幾天，竟出乎意料地開花了。

我滿是疑惑，趕緊湊過去，左看看右看看，愛不釋手，用手指輕輕觸摸嫩的花瓣，那涼絲絲的觸感，宛如觸摸到了清晨帶著露珠的嫩葉，細膩而清新。四片花瓣像是蘸了稀釋的蛋黃，清凌凌的黃，不似玫瑰嬌艷，不若迎春細碎，卻透亮得能映照陽光，散發出質樸而純粹的美。

我暗自思忖，青菜還會開花吧！我撒手不管，任由青菜自由綻放。果然，連續幾天，菜花越開越多，熱鬧非凡。薑枝從半尺迅速躍到一尺，綠葉子穩穩地托著金黃的花朵。這些花朵，千姿百態，有親密無間，簇擁在一起的，有遺世獨立，獨自綻放的，看上去賞心悅目。最有趣的是未開的花苞，鼓脹得馬上就要「啪」地炸開，將整個廚房染成金黃。

看著生機盎然的菜花，我不由得想起小時候老家的菜園。母親種的青菜總愛抽薑，我年紀小不懂事，嫌青菜老了，捏著薑尖，皺著眉頭說：「菜將要開花了，這怎麼吃啊？」母親嘴角上揚，露出溫和的笑容，毫不在意，一邊用圍裙不緊不慢地擦著手，一邊熟練地將薑枝往架子上綁，說：「留著開花，好收種子。不然，明年拿什麼種新菜呀？」我「哦」了一聲，蹲在菜壟邊，靜靜地看著蝴蝶繞著菜花快活地飛舞。母親摘了一朵菜花，遞給我，溫柔地說：「你看，菜都要開花，不然白長了一季。」我不解其意，把菜花放在鼻下聞了聞，一股獨特的香味沁人心脾，跟現在廚房裡的菜花的香氣一模一樣，清苦裡藏著絲絲甜意。

長大後，我背井離鄉，去城裡工作，吃慣了超市裡裹著鮮鮮膜的青菜，脆是脆，卻缺少了那種曬過太陽的香味。也由於經常出差，我連做飯的時間都少了，偶爾買把菜，也忘了吃，要麼爛在冰箱裡，要麼扔了。直到今天看到廚房裡的青菜開花了，我又想起母親的話：青菜要抽薑，要開花，要完成自己的循環。

我給青菜澆了一些水，花朵上滾動著晶瑩的水珠，如同璀璨的珍珠，愈發透亮，惹人喜歡。我蹲下來，鼻尖輕輕地碰了碰花瓣，那股熟悉的香味鑽進鼻子，直往心裡滲。忽然，吹來一陣風，帶來了若有若無的馨香。我知道，這是小區裡各種各樣混雜在一起的花香。但我總覺得，最香的還是這把青菜的花，那麼質樸，那麼純粹。

我立即掏出手機，喜滋滋地給菜花拍了一張照片，毫不猶豫地發到朋友圈，還冥思苦想配上了一句話：哪怕是一朵花，也要獨自芬芳。不一會兒，朋友們豎起大拇指，紛紛點贊留言，我不禁沾沾自喜。一個朋友留言道：「留著，等花謝了收種子，明年春天種在陽台上。」我心裡有了觸動，是啊，這是好的創意，把菜籽保存下來，種在陽台上，是一幅怎樣的畫面呢？我的腦海裡不禁浮現出：陽台上，一盆盆青菜茁壯成長，綻放出金黃的花朵，在微風中輕輕搖曳。

看著手機裡的菜花照片，花兒鮮艷，葉子碧綠，我突然覺得，所謂的「春天」，不是公園的櫻花開了，也不是路邊的迎春黃了，而是你忘了吃的青菜，在廚房的一角，沒有陽光的照耀，沒有雨水的滋潤，更沒有泥土的營養，攢著一股向上的勁兒，開出了自己的精彩。

風又柔和地吹過來，花莖晃了晃，發出「簌簌」的響聲，像是母親親切的呢喃：「你看，日子再忙，也有花願意等你。」

我笑了，輕輕地摸了摸花瓣，恍然大悟，原來最動人的生機，不一定是在精心培育的花園裡，而是在被遺忘的角落裡，或是我們以為「沒用」的日子裡。

於是，我把窗戶開得更大了，讓風吹進來，讓陽光照進來，讓自己把平凡的日子過成一首溫馨的詩，一幅絢麗的畫。

就像我家廚房裡的這株青菜，盡情綻放，展現出生命的活力。它在等我，也等來了自己爛漫的春天。

固成堅硬的骨骼，撐起一方鄉土；一個將歲月釀造成芬芳的靈魂，蔭庇一代代人。這一剛一柔，一顯一隱，便是這村落活著的史記了。

石板路引著我，一路向上，直到嶺腰一處略顯開闊的平場。場邊有座舊祠堂，門楣上的雕花已模糊，兩扇木門虛掩著，靜謐中透著一絲落寞。這景象，在許多古村裡本是尋常。正要轉身，一陣風來，卻送來幾聲斷續的、清越的「叮——叮——」聲，似金屬相擊，又比金屬之聲更溫潤些，帶著奇特的穿透力，一下子抓住了耳鼓。

循聲望去，路旁的一間開著門的小屋。一位老師傅，正俯身在一塊木料上忙碌。那聲音，便來自他手中的工具。我輕步進去，他抬起頭，臉上是石板一樣的平和。他手中拿著，是一把「木鐸」。鐸身是整段老棗木雕成的，形如鐘銜，外表已磨得溫潤生光；內裡懸著一枚青銅的舌簧。老師傅用一把小小的木槌，輕輕敲擊鐸壁，那清越之聲便隨之漾出。「這就是『十獸燈』的魂兒，」他見我好奇，微笑道，「沒它，燈是啞的。」

他告訴我，「十獸燈」是板石嶺獨有的古藝，傳了幾百年。十盞巨燈，竹骨紙衣，紮成麒麟、獅子、白象等瑞獸模樣，夜裡舞動起來，光華流轉，蔚為壯觀。而統領這燈陣節奏與魂魄的，便是這木鐸之聲。

舞燈時，掌燈人聽鐸聲而進退，觀鐸聲而轉折，一場燈事，便是一曲鏗鏘的視覺樂章。「這些年，村子變了，遊客多了，年輕人也回來一些。」老師傅撫著木鐸，「他們覺得這老燈有意思，來學。我不光教他們扎燈、舞燈，更得教他們聽這鐸聲。」他拿起木槌，又敲了一下。「你聽，這聲兒，急不得，也慢不得，要的就是一個『穩』字。日子快了，心不能浮。這山裡頭的石板，地底下的根，還有我們這人過日子，靠的就是個穩。」

沿著山路下來，我在想，鄉村振興這話，說了許久。許多地方，或急于塗抹嶄新的顏料，或執意凝固舊日的時光，總有些揮之不去的倉皇與侷促。

而在這裡，在板石嶺，我看到的，是一種「生長」的從容。那從容，是古樹將根系更深地扎入泥土，同時將花香送給更遠的秋風；板石嶺的古桂穩穩托起了村民的新生活，是那一聲清越的木鐸聲彷彿是歷史的回音，成為板石嶺幸福生活的節拍，讓古老與現代的節奏在鼓點上迴響。

木鐸聲裡板石嶺

汪寶生

車子在皖南丘陵間蜿蜒，窗外是層層疊疊、偶有一兩株性子急的臘梅暈染著冬色。正沉醉在山水間，友人忽然朝前一指：「板石嶺到了。」抬眼望去，並無想像中的崢嶸奇崛，只見一帶舒緩的山梁，被鬱鬱蒼蒼的林木擁著，沉靜地臥在天底下。倒真像一冊青灰色的、厚重的書脊，山腳下白牆黛瓦的村落，便成了這冊書裡參差的、待讀的字句。

嶺上，錯落有致的桂樹，猛然撞進眼球。走近了，方知它的恢弘。樹幹之粗碩，灰黑色的樹幹有些皸裂，像老人的腳掌。我數了數，共有287棵，最老的已九百年多年，聽了介紹，心中的懷疑徹底打消了。難怪被冠以「中國古桂第一村」。幾百棵古桂枝杈虬勁、肆意地向四方伸展，織成一張遮天蔽日的巨網，花期雖已近尾聲，那甜香卻不肯散去，絲絲縷縷，若有若無地纏著人的衣角與呼吸。幾個孩子在樹下追逐，清脆的笑聲撞在樹幹上，又彈回來，與那幽微的香氣混在一處，讓古桂憑空添了幾分生動。

村裡的人說，這樹是板石嶺的「精氣神」。我起初不解。及至循著一條被歲月磨得光潤的石階小徑，走進村子的深處，方才有些了悟。

這裡的屋舍，牆是尋常的白，瓦是尋常的黛，可那牆基，那巷陌，那人家院落的矮垣，竟都是石板疊成的。石板是青灰色的，帶著天然的、沉鬱的紋理，一塊咬著一塊，不用泥灰，卻嚴絲合縫，穩如磐石。這些石板，據說便是「板石嶺」得名的由來。它們從這山嶺的肌骨裡生出，又被先人的手，一鑿一鑿地取出，一扛一壘地砌成了安居的所在。看久了，忽然覺得，這滿村的石板，與那株桂花王，原是同一種靈魂的不同面目：一個將歲月凝

文藝副刊



海韻